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綠野仙蹤 第二十七回 埋骨骸巧遇金不換 設重險聊試道中人

詞曰：埋兄同返煙霞路，古剎聊停住；至親好友喜相逢，此遇真奇遇！蛇驚方罷心猶懼，又被婦人唾絮；勘破色即空，便是無情慾，可取許你朝夕聚。

——右調《白雲吟》

話說於冰和城壁鬧出了相府，到西豬市口兒，方將劍訣一煞。這裡將法咒鬆放，那裡眾人方看明白，都亂嚷：「打錯了！」嚴世蕃見趙文華眉目青腫，鄒懋卿口眼歪邪，陳大經踢傷腰腿，自己胸前著了重傷，腦門後又碰下個大窟，血流不止，惟夏邦謨分毫未損，只氣得咆哮如雷。向眾家丁道：「妖人已去，你等可分頭追趕；再傳太師爺鈞旨，著錦衣衛堂官速知會本京文武，差軍兵捕役按戶搜查。吩咐吏、兵二部，寫兩人年貌，行文天下；再咨陝西督撫於華陰縣拿解於秀才家屬入都。此係妖人，有關社稷，若從該地方經過，不即盤查疏縱，一經發覺，與妖人同罪。」眾家人分頭去了。

再說於冰和城壁疾走出彰儀門，到店中，董瑋迎著問訊，城壁只是呵呵大笑。於冰道：「少刻即有人擒拿，你們快將鞋襪拉去，我作法，大家走路。」城壁是經驗過的，連忙伸與兩腿，任於冰畫符；董瑋主僕亦各畫訖。城壁道：「我們今往何方去？」於冰道：「可同去泰安一行。」隨將那口刀算還了店賬，四人向東南奔走。城壁想起請仙女事，便捧著大腹歡笑。董瑋問明原由，也不由得笑起來，欽服於冰和神人一樣。只走了兩天半，便到泰安地界。於冰向城壁道：「此地係犯過大案件所在，雖有我不妨，何苦多事。」隨用手在城壁頭髮、鬚鬚上摸了幾下，頃刻變的鬚髮盡白。城壁看見，心上甚不爽快，董瑋主僕含笑不言。於冰道：「老弟不必作難，離了泰安交界，管保你鬚髮還要分外黑些。」城壁方說笑起來。四人繞過了泰安，便到山下，但見：

四圍鐵泉，八面玲瓏，重重曉色映晴霞，瀝瀝雷聲飛瀑布。深澗中漱玉敲金石。壁上……白雲洞中紫藤高掛，綠蘿垂碧草峰前。丹桂懸……（下缺）

於冰道：「此境真碩人之考？，神仙之窟宅也！」又回首指一座大廟向城壁道：「此碧霞帝君宮闕，為天下士女燒香祈福之所。我們就在此多留連幾日，最是賞心。」隨即走下廟中，和寺主說明「借寓遊覽」之意；又送了兩兩佈施，寺上與了一間乾淨房屋。到晚間無人處，於冰叫出超塵、逐電二鬼，吩咐道：「你兩個領我符？一道，去湖廣荊州府總兵官林桂芳衙門，打探河南虞城縣秀才朱文煒並他家人段誠，投奔秀才林岱，看他那邊相待厚薄何如。如或未到，可從四川路上查問，務必訪知下落復命。」二鬼去了。次日，於冰領城壁、董瑋在廟前後閒遊。這座泰山也有好幾處大寺院，並有名勝地，日日通去遊覽。次後，董瑋只在碧霞宮，惟城壁跟隨於冰於深山窮谷中間遊。

一日，城壁向於冰道：「弟自到泰安，即心懷隱痛；每想起我哥哥慘死在那大盤嶺上，屍骸暴露，日抱不安！久欲向大哥前告假三四日，到那邊尋找掩埋，奈我哥哥生前行止不端，誠恐大哥見惡，未敢言及；今欲到那邊走遭，不知使得使不得？」說罷，淚眼盈眶，不勝淒楚。於冰道：「這是你極孝友念頭，理該早說，怎麼反怕我見惡起？但不知往返有多少裡數？」城壁道：「一去一回，約五百里。」於冰道：「我們日日尋山玩水，你既有埋葬令兄念頭，我即伴你一行。廟中吃用俱足，董公子也不用說知，我與你此刻即去。」城壁道：「這事如何敢勞動大哥同行？」於冰道：「不必世套。」兩人緩步行去。城壁回身遙指泰安州道：「此城即某年某月口，同某某等殺敗官兵；彼時我哥哥已先有人背負上山，我們等候官兵再來，復行交戰處也！」於冰一邊聽城壁敘說舊話，一邊行行止止，領略那高下峰嵐泉石樹木的景趣。城壁無心觀玩，惟有步步吁嗟而已。每到一山村，便指說道：「此某某等搶奪牲畜飲食處也！」每見一平坦石徑大樹陰間，指說道：「此某某等背負我哥哥歇坐處。」到了玉女峰，日已沉西，遠見那大石堂，又指說道：「此某某等三□餘人晝夜團聚，商議救我哥哥處也！」二人到石堂內，於冰道：「此地便可寄宿。」城壁取出些麵餅、饅首充饑。皆因日日與於冰遊山，常有一兩天不回廟中時候，故於出廟時，即帶在身邊備用。至三鼓以後，月上山頭，於冰道：「趁此幽光，可以行矣。」二人出石堂，又走那迂迴曲徑，嵯峨危嶺，沿途流連賞玩；至交午時候，方看見大盤嶺橫互於層崖絕壁之內。城壁痛淚交流，指說道：「此弟同某某等殺透重圍，由此而南，熟睡山神廟中破獲，疊受刑傷，得大哥教授，今日復到此也！」城壁上至嶺頭，四下一望，見白楊起草，遠近淒迷；碧水重山，高下如故。追想他哥哥回首遺言，並眾朋友捨命交鋒之事，倍加傷感。同於冰西下至半坡中，到他哥哥自刎處仔細一看，見有幾段殘骨，被狼蟲弄得此東彼西，辨不出孰是孰非。當日是三人同刎在一處，此時止剩有一個骷髏，城壁心肺俱裂，朝著那幾塊殘骨連連叩首，放聲大哭。於冰也不禁感歎道：「人生世上，好結局，歹結局，忙忙碌碌奔馳一生，不過如此而已！任他王公將相富貴百年，欲不為枯骨何可得也！我承吾師恩惠，將來似可免骨化形銷耳！」於冰扶城壁起來。城壁求於冰認他哥哥骨骸。於冰道：「我和你一樣，從何處認起？」城壁又商酌掩埋之法，於冰道：「只有將大小殘骨收拾在一處，用石塊遮掩罷了。」城壁道：「此不過假借一時，日久必為狐兔巢穴，究不免風吹雨灑之患。」於冰道：「你也慮得甚是。」想了一會，說道：「你且下嶺去，容我裁處。」城壁下至半嶺，聽候作用。於冰在嶺頭揀了塊方正地方。口誦咒語，喝聲：「本山土司到！」須臾，土神聽命。於冰道：「掩埋骨殖，人皆有惻隱之心；煩於此處，率領陰兵，挖一大坑，將嶺前嶺後骨殖盡皆收放在裡面，用石上掩埋。」土司領命，傳齊屬下陰兵，頃刻收拾完妥。土神去了。於冰叫城壁上嶺驗看，見殘骨俱皆揀拾乾淨。又見嶺東邊起一大堆，於冰相向城壁道：「令兄同你眾友，俱入此塚矣！」城壁連忙拜謝，在塚前痛哭叩拜。兩人下嶺，復回舊路，本日仍宿玉女峰石堂。

次日，於重山環繞之地，見半山腰有一座廟宇，約略不過兩層院落。城壁道：「大哥緩行幾步，我去那廟中吃碗水解渴。」於冰道：「我同你去到廟中少歇。」商人走至廟前，城壁叫門，裡面出來一小道童開門，讓二人入去。剛走到院中，只見從後院又走出個道人來，兩下裡六隻眼，彼此一看，各大驚異。那道人先問於冰道：「尊駕可是冷先生諱於冰的麼？」於冰才要相認，城壁搶行一步，拉住那道人問道：「你不是我表弟金不換麼？」那道人樂得打跌道：「不是我是誰？」三人皆大笑。不換道：「我做夢也再想不到二位在此地相會。」一手拉了於冰，一手拉了城壁，讓人東房內，彼此叩拜就坐。不換道：「冷先生一別三年有餘，容顏如舊，怎么二表兄幾月不見，便鬚髮白到這步田地？我都不敢冒昧相認。」城壁笑道：「自有黑的日子！你且說怎到此出了家？」不換道：「千言難盡！」便將城壁那晚走後如何吃官司，如何蒙知府開脫，如何賣房產，如何在山西招親，如何費了二百餘兩，挨了四□板，幾乎打死。城壁笑了笑。又說到救沈練之子沈襄，並分銀百兩語，於冰連連點頭道：「此盛德事，做得好。」城壁道：「我口渴得很，若無茶，涼水也罷。」金不換連忙著小道童燒茶。城壁又道：「你怎麼跑到此地出家？」不換道：「我屢次自己考驗，『妻財子祿』四字實與我無緣，若再不思回頭，必遭意外橫禍，不如學二位，或可多活幾年。打算著冷先生雲來霧去，今生斷遇不著；或與表兄相遇，亦是快事！豈期今日還得見面！」說著流出淚來。又道：「我自與沈公子別後，原要去西湖見見勢面；路過泰安州，聞此山內有許多好景所在，因此入山遊走，客居白雲嶺玉皇廟中。不意生起病來，承廟中老道人晝夜照拂，才保住性命。我一則感他情義，二則看破世情，送了他二□兩銀子，拜他為師；此處這關帝廟，也是他的香火，他著我和這小道童居守。這便是我出家的原由。」於冰笑道：「你兩個於患難中，一家救了個公子，真是難表兄難表弟矣！」說話間，小道童送入茶來。城壁道：「苦海汪洋，回頭是岸，老弟此舉極高！你與我大哥原是舊識，今又出家即成一體，嗣後不必稱呼冷先生，也學我叫大哥為是，快過來與大哥叩拜。」於冰連忙止住道：「我輩道義相交，何在稱呼叩拜。」城壁道：「大哥若不受他叩拜，是鄙薄他了。」不換即忙叩頭下去，於冰只得相還，就坐。不換去後院收拾出素飯來，又配了兩盤杏乾、核桃仁，請於冰過口。飯畢，道童點茶燈來，城壁方細說自己別後話。又道：「假如我彼時不口渴，便要走去，豈不當前錯過？可見我輩遇合，自有定數。就在此多住些時，也和和在碧霞宮一樣，只是董公子主僕尚在那邊懸望，老弟須索與我們同行。」不換道：「這何須二哥吩咐。但深山中安可令道

童獨守？就是玉皇廟老道人，我須親去與他說明；我不過後日午間，定到碧霞宮了。」於冰道：「看你這光景，是決意要隨我們。但我們出家，與世俗僧道出家不同：世俗出家，除誦經、燒香、禮拜神佛外，便要謀生財養命道路；我們出家，須將『酒色財氣』四字看同死灰一般。忍饑寒自不必說，每遇要緊關頭，將性命視同草芥；若處處怕死貪生，便不是我道中人了。與其到後來被我看破，將你棄去，就不如此時不與你同事為妙。你可著實斟酌一番，休到後來我們不要你時，你抱恨於我。」金不換道：「人若沒個榜樣擺在前面，自己一人做去，或者還有疑慮；當日大哥若不是舍死忘生，焉能有今日道果？我如今只拿定『不要命，三字做去，將來有成無成，聽我的福緣罷了！從此後若有三心二意，不捨命修行，定教天雷誅死，萬劫不得人身！」於冰道：「人只怕於『酒色財氣』四字把持不定，你適才說出『不要命』三字，這就是修仙第一妙訣。一個人既連命都不要，那『酒色財氣』皆身外之物，他從何處搖動起，我明早同連二弟先行，在碧霞宮等你，你須定於後日午間要到；若是過了時刻，便算你失信於我，你須記得清楚。」不換連聲答應。三人坐談了一夜。

次日，又吃了早飯，不換送出廟來。於冰同城壁走三〇餘里，見一處山勢，甚是險惡；林木長得高下，遍滿溝壑；四圍都是重崖絕壁，止有一條盤道可行。於冰暗誦靈文，向山岔內用手一招，又向盤道上指了兩指；復走了二里多地，見路旁有一株大松樹，形同傘蓋，隨於樹根上畫符一道，又拘來一個蒼白狐狸，默默的說了幾句，那狐狸點頭去了。城壁問道：「適才兩次作用是怎麼？」於冰笑而不言。走至對面嶺上，於冰又揀了兩塊大石，也各畫符一道，然後下嶺。城壁忍不住又問。於冰笑道：「金不換我前後止見過他兩次，也看不出他為人。止是你投奔他時，他竟毫無推卻；後被他女人出首到官，他又敢放你逃走，這要算他有點膽氣。途間遇著沈襄，他竟肯將三百多銀子分一半與他；一個種田地的人，有此義舉，也是極難得的了。然此二節，不過做的可取而已；世風雖說涼薄，象他這樣人，普天下也還尋得出一頭半萬個來。若說因他有這兩件好處，便和他做同道，我教下至少也可收二三千人，連吾師火龍真人都被我遺棄矣。我也不敢說我將來定做神仙，但看見人有幾件好處，便行渡脫，這神仙也不值錢了。理合試他一試，看他要命不要命？」便將如何試他的法子，說了一遍。城壁聽了，連連搖頭，道：「他一個才出家的人，那裡把持得住？我想後來這兩層試法，還是幻術，不至傷命；若頭一次，是真要命之物，萬一傷生，弟心上何忍？」於冰笑道：「我豈壞人性命之人耶！」城壁又道：「假如他貪生怕死，過幾日又尋我們來，該如何裁處？」於冰道：「我也不好當面拒絕他，只用想一件事差他去，即與之水別矣！金不換那個人，外面雖看得伶牙俐齒，細看他眉目間，不是個有悟心人，日後入道頗難，若再心上不純篤，越發無望，不如速棄，可免將來墜累；似你雖出身大盜，卻存心磊落光明，我就不必試你了。」城壁聽了棄絕金不換話，心上甚是替他愁苦。不言兩人回碧霞宮，與董瑋訴說埋骨殮等語。

再說金不換將廟中所有大小物件，開了個清單，和小道說明去意。那道童因不換性氣平和，從未大聲說他一句不是，直哭得兩淚千行；不換也甚是難過，與道童留了幾百錢，又叮囑他莫出廟門，明日便有人來看你。別了道童，已申刻時分，他怕山路難走，強行了三〇來裡，估計日色已是將落時候。正走間，猛見攀道上堆著有兩間房大一物，有丈餘高，青黑色，細看似有鱗甲在上面。不換甚是驚訝，又走近了數步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是條大蟒，不由得毛骨悚然，欲要回去，已與於冰有約，大時便為失信，著他將來看不起；別尋道路，兩旁皆層崖絕壁，無路可行，偏是這蠢物又端端正正，圍團屈在這攀道中間，心上大是作難。沒奈何，又往前搶行了幾步；再一看時，也不知他身長多少，其粗倒有兩圍，真是天地間至大罕見之物，倍覺心驚。又見他分毫不動，心疑他是個死的。少刻，見那蟒似乎動了兩動，心上便怕起來。四面一望，天色比前又暗了些，心上越發著急，猛想起昨日與於冰說的話，有「不要命」三字，便自己冷笑道：「死生各有定命，若不是他口食水，此時也遇不著他；若是怕傷了性命，做個失信人，不但跟隨不得姓冷的，連玉皇廟也不必出家，還了俗，豈不是正務！」有此一想，便膽大了〇分，大踏步直向大蟒身邊走來。相離不過四五步，猛見那蟒陡將腦袋直立起，有七八尺高；又將長軀展放，甚是雄偉，但見：

口噴火燄，舌尖上挑起腥風；目放金光，牙縫中吹出毒氣。身腰蜿蜒似龍，而無四足；鱗甲參差象蛟，而少一角。尾搖則山動峽折，頭擺則石翻樹倒；真是吞一象而不足，吃數人而有餘。

只見那蟒張著血淋淋大口，向不換吞來。不換忍不住「呵呀」了一聲，急忙向一山凹內一躲。誰想一腳踏空，滾下崖去，被幾株樹根架住，不至滾到山底。頭臉身手，擦破了好幾處。扒起來定神了片刻，向崖下一望，約有四五丈深。又見兩三步中，有一株極大的核桃樹，急欲上那樹去避蟒，見山面甚側，惟恐再滾了下去。於是半走半扒，挨到樹前，攀踏了上去。止上了三丈餘高，便看見那蟒將一塊房大的石頭纏繞住，張著口在石下來回尋覓；再看那大石，正在他滾下去山凹左邊，才明白他在石上纏繞的意思。又恐被那蟒看見，急將身隱藏在樹枝重疊之內，只見那蟒又回著頭，折著尾，一段一段，將所纏大石次第放開。然後展開長軀，夭夭嬌嬌，向攀道行了幾攏，又回過頭來，將大石看了看，方奮力一擲，投南邊山灣深澗中去了。不換在樹上看得明白，心喜道：「若不是一腳踏空，那一滾幾滾得妙，此時早在他腹中，不知成怎麼個苦況！」又待了一會，方敢下樹。再看天色已是黃昏時候，此時進退兩難，惟有向前路急走。

約行二三里，見路旁有一間房兒，連忙推門入去，裡面寂無一人。炕上倒有舊布被一件，地下還放著些盆碗等類。不換道：「這是有人居住的所在！莫管他，且喘息片刻壓驚。」又想到：「我從這條路也來往過兩三次，倒沒看見這間房兒。」又說道：「既無房主人，我且樂得睡他一夜，明日只用日時左近，便可與冷大哥全信。」跳下地來細看，昏黑之中也看不清楚；隨手亂摸，倒摸著火石、火筒、火刀三件，在一處放著。隨即打火照看，見地下有燈台，點了燈，將門兒頂住。卻待要取被子睡覺，聽得門外說道：「是誰在我屋內，還不快開門！」不換道：「房主人來了！」連忙跳在地下，將門兒開放；門外走入個少年婦人，手提著個小布袋兒；雖是村姑山婦，卻生的是極俊俏人才。但見：

面皮現兩瓣桃花，眼睛含一汪秋水，柳時眉兒彎同新月，櫻唇小口紅若丹砂；雲髻峨峨斜插山菊數朵，金蓮窄窄飄拂麻裙八幅；粗布為衣，益見身材俏麗；線繩作帶，更覺腰肢不肥。信矣！深山出異鳥，果然野樹有奇葩！

那婦人入得門來，將不換一看，也不驚慌，問道：「你這道人，是從何時到我屋內？」不換將遇蟒逃生，因天色已晚，始敢到此苟延片刻。「若早知是老嫂的住宅，我便拼命往前路去了，望老嫂恕罪！」那婦人聽罷，粉面上落下淚來，將手中布袋放在地下，讓不換坐在炕上。自己也坐在一邊，說道：「我男人日前打柴，也是與那蟒相遇，被他傷了性命。客人是有福的，便逃得出來。」不換道：「原來如此！老嫂適從何來？」婦人道：「我男人沒了，連日柴米俱無，我又無父母兄弟；今早到表舅家借米，懇求到日落時候，方與我半袋粗米。此身將來靠著那個？」說著，又淚痕亂落。不換道：「老嫂若住在平川，便可與富戶做點生活度日；這深山中，不但婦人，便是男子，也獨自過不來。我不伯得罪老嫂，何不前行一步？」婦人道：「我也久有此意，只是婦人家難將此話告人。」說罷，做出許多嬌羞態度。好半晌，又說道：「似我這樣孤身無倚，客人若有個地方安插我，我雖然醜陋，卻也不是懶惰人，還可以與客人做點小生活，不知客人肯不肯？」不換道：「我若不是做了道士，有什麼不肯？」婦人微笑道：「你只用將道衣道冠脫去，便就不是道士了！」不換道：「好現成話兒！我與其今日做世俗人，昔日做道上怎麼？況我四海為家，也沒安放老婆處。」婦人聽了，便將面孔放下，怒說道：「你既然願做道士，就該在廟內守著你那些天尊，三更半夜到我婦人房中做什麼？就快與我出去，喂大蟒去！」不換道：「便餵了大蟒，也是我命該如此，我就出去喂大蟒去！」跳下地來，卻待要走，被婦人從背後用手將衣領揪住一丟，不換便倒在炕上。扒掙起來，心內作念道：「不想山中婦人這般力大！虧他還是個嬌怯人兒，若是個粗蠢婦人，我穩被摔死了！」婦人又道：「你不必心中胡算，任你怎麼清白，但你此時在我屋內，我一世也不得清白了。」說著，便將被子展開，向不換道：「你還等我與你脫衣服麼？」不換道：「我倒不料他們山中婦人是這般爽直，毫不客套！怪道獨自住在此地，原來是等野羊兒的。」說罷，又跳下地來。婦人又怒道：「你敢走麼，你道我摔不死你麼？」不換道：「完了！」又見婦人神色俱厲，心上有些怕他；沒奈何復坐在炕上，兩人各不說話。好一會，婦人換做滿面笑容，到不換身邊放出無限的媚態，柔聲豔語，百般勾搭。不換起初堅忍，次後慾火如焚；又想起對於冰發的誓願，自己無可擺脫；每到情不能已處，便用手在自己臉上狠

打，打後便覺淫心少歇。婦人見他自打，卻也不阻他；過一會，又來纏繞，這一夜何止七八次。直到天明，婦人將不換推出門去，不換和脫籠飛鳥一般，向前面嶺上直奔。

剛走到嶺下，一抬頭見嶺頭有兩隻虎，或起或臥，或繞著攀道跳躍。不換道：「怎麼這條路上與先大不相同，蟒也有了，虎也多了？」在嶺下等了有一個時辰，兩虎沒一個肯去；再看日色已是辰時左近，又想道：「日前冷大哥言修行人每到要緊關頭，視性命如草芥；我今午若不到碧霞宮，冷大哥也未必怎麼怪我；只是我初次跟他學道，便失信於他，且我又自己說過『不要命』的話，等這虎到幾時？吃便隨他吃去！」想罷，放開膽量，一步步硬上嶺來；也不看二虎的舉動，只低了頭走路。至走到嶺上，四下一望，那兩隻虎不知那去了。不換心喜之至！下了嶺，與老道士眾人話別，交了器物清單，到碧霞宮時，日已午錯，城壁正在廟外張望。看見不換走來，大喜。不換道：「昨日今朝幾乎與二哥不得相見！」兩人入廟，同到客寓。於冰滿面笑容，迎著不換說道：「著實難為老弟了，好！好！」不換心內驚訝道：「難道他已知我遇蟒遇虎等事了？」於是和董公子大家禮拜就坐。城壁道：「怎麼此刻才來？」不換將途間所遇詳細訴說。城壁笑道：「你這一說，我更明白了。你昨日遇的蟒，卻是真蟒；遇的婦人，……」活未完，於冰以目示意，城壁不敢說了。不換又問，城壁道：「我是和你說頑話。」自此三人日日遊覽山水，也有與董瑋同去的時候。於冰又著城壁傳與不換導引呼吸之法。只因心懸朱文煒主僕，二鬼尚未回來，只得在泰山等候回音。

正是：

埋兄同返煙霞路，古剎欣逢舊日人；設險中途皆解脫，喜他捨命入仙津。